·湖南抗战·

新编第二十三师防守城陵矶战斗经过

王 家 峻*

杨伯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少将军长）审稿意见：局部战况，大体符合事实。

1938 年 3 月，我由第六师补充兵教育营编入第五师，任山炮连连长。1938 年 11 月，第五师开赴湖南岳州，改编为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盛逢尧，辖第十三、第十五旅，第十三旅旅长李弥，第十五旅旅长张汝和。

当时第二十三师属第十八军黄维指挥，并归关麟徵的第三十集团军总部的直接调配，他们将我师配备于城陵矶沿岸湖畔，及临湘、岳州铁路沿线，以防御南进的日军。

第十五旅担任城陵矶江口一带防务，第十三旅防守临湘及岳州铁路沿线。当时我调任第二十九团团附，团长李梦苍。我团担任城陵矶江边西口一带的守备。赖秉权第三十团担任城陵矶东岸至铁路线守备。

第三十集团军还配有山炮四个连、工兵一个营，在城陵矶南高地一带。当时日军主力在湖北通城、蒲圻一带，关麟徵集团军的第五十三军及第二十五军配置于岳州洪山以东。第五十三军的装备比新编第二十三师要强，但关麟徵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将他自己的部队配置于第二线，而将新编第二十三师配置于第一线。

1938 年 11 月 20 日，日军以两个大队（营）的兵力进犯城陵矶沿岸，企图强行登陆。我第二十九、三十团的沿江守军，以猛烈火力痛歼来犯之敌，激战至傍晚，打死打伤日军 200 多人。

11 月 23、24 两日，日军以飞机 24 架轮番轰炸我城陵矶西岸阵地，外加炮艇 12 艘，登陆艇 8 艘，强攻城陵矶，企图登陆。我第二十九团官兵对来犯之敌，予以迎头痛击，敌死伤甚多。我官兵伤亡亦达 300 余人，其中主要是敌机炸的。其次因我军是新编的部队，百分之六十是新兵，没有作战经验，作战时有些胆怯，加上战斗多在夜晚进行，官长对士兵不易掌握指挥，也是伤亡大的原因之一。

11 月 25 日，敌人猛攻我三十团阵地，未能得逞。敌人复以战斗机和轰炸机 36 架，轮番猛烈轰炸城陵矶西岸我军阵地。我第二十九团官兵与敌血战四天三昼夜，官兵忍饥

* 作者当时系新编第二十三师第十五旅第二十九团团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受寒，加上我军缺少防空武器，敌机可以逞其淫威，对我军进行低空扫射，我军伤亡惨重。26 日，日军在海空配合下，强行登陆，占领了城陵矶西岸高地。此时，我第二十九团已失去战斗力，被迫退守铁路线附近高地。我第十五旅指挥所则退到岳州车站北面高地，旅长与团长、部队失去联络。师长盛逢尧带着李弥的第十三旅的两个团，退守岳州铁路之线。

城陵矶的失守，影响甚大。关麟徵将临湘以东的第五十三军调来增援，仍然保持不了城陵矶的阵地。日军在占领城陵矶之后，并没有跟踪追击，仅用 24 架敌机向退却的部队扫射和低空投弹。岳阳城镇的兵站人员，为了不使军需物资资敌，纵火将粮库、弹药枪械库付之一炬，整个岳州顿时火光冲天，居民全部逃走，使岳州有一个多月成为真空地带。

我们从城陵矶退下来的部队，和岳州的兵站人员及居民，沿着铁路向南急驰，引起守备汨罗的部队惊惶失措，以为大敌已到，即向湘阴撤去，并将兵站存粮纵火焚烧，汨罗镇也成为一片火海。

11 月 27 日傍晚，师长盛逢尧命令副师长王建煌率领各团团附，带领骑兵一个排、特务连两个排，星夜赶赴汨罗、霞凝一带拦截溃退的散兵，收容他们归队。我们目睹沿途的混乱状况，实为惨痛。

当我们部队到达长沙北门时，当夜长沙警备司令部命令放火，首先是烧北关的粮食、被服库，接着点燃全长沙市。当时长沙守备当局，不作情况判断，只听几个谍报队谎报军情，竟然下令火烧长沙达六昼夜之久，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官兵被烧死者，数以千计。

城陵矶防线不应当把新编第二十三师的第十五旅配置于右岸，因第十五旅旅长张汝和是留日士官生，没有作战经验和能力，城陵矶失守时，他的旅指挥所擅自后撤，动摇全线；他对补给，毫无绸缪，使全旅官兵在前线几天几夜吃不到东西，忍饥挨饿，如何去打仗呢？在战斗中抓获日军俘虏 50 多名，他在紧急关头，下令把这些日俘全部放走了。全旅官兵对他这种放虎归山的行为，极为愤慨。 1938 年 12 月上旬，关麟徵召开战斗总结会议，张汝和自知罪责难逃，在赴会途中自杀了。

（ 1985 年）

长沙大火前后的亲历和见闻

陈　　正*

文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审稿意见：虽然写得零乱一些，均属见闻所及的第一手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军委会武汉行营便衣警卫队

1938 年 7 月，我在军委会武汉行营便衣警卫队第二分队任分队附。这个队以保护蒋介石和行营的安全为主要任务，队长张业，副队长许建业，下辖两个分队，队员 90 多人。其中，60 人为临澧特训班第一期的学生，其余的老队员都是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经过严格的考核选派来的，被认为是忠实可靠的分子。这个便衣警卫队，表面上由行营秘书处领导，对外的一切活动与联系都以秘书处的名义出现，实际归军统局直接指挥，是军统局的一个特务组织。

二、押解犯人到长沙

1938 年 9 月 20 日，便衣队奉行营秘书处的命令，派遣第二分队 40 余人到武昌火车站押解一批重要犯人到长沙，转送常德陆军监狱。我遵命率队前往。到达火车站时，便衣第一分队用七八部小轿车将这批犯人送到，我按名册清点接收，共 26 人。其中有一个女性（姓名忘记），约二十六七岁，长得相当漂亮，谈笑风生，若无其事，据说她原是行政院工作人员，因泄露国家机密，有汉奸嫌疑而被逮捕。还有个男犯，名叫杨俊昌，据说原是广西部队的师长，因失守宿县，而受到军法审判。其他的男犯，多是高级军事将领，由于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而受到军法制裁。他们都戴着手铐，有些还戴着脚镣，人人愁眉苦脸，非常颓丧。我也是个军人，认为这样实在太难看了，对他们颇有些同情之感，于是我对他们说：“你们大家老实一点，严格遵守纪律秩序，不要乱跑，我就把你们的刑具卸下。”他们听后异口同声地说：“绝对服从命令，严格遵守纪律秩序，互相联保，决不逃亡。”于是我命令队员将他们的刑具卸下，大家皆大欢喜。我对他们的生活也特别优待，每人每天给 3 元的生活费。大家共坐一个车厢，两个警卫看守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便衣警卫队第二分队分队附。

一个犯人。火车中途靠站稍停，他们就报告要买食物吃，像是几天没有吃饭似的。当天下午 6 时许，火车到达长沙市小午门车站，军统局已派副队长许建业在此等候。他对我说：上级指示，你的分队留下来，由此地派一个便衣小组和宪兵一排，将这批犯人送到常德。你将犯人点交清楚后，带队到潮宗街第三号梓园休息。晚上 8 时许我把犯人移交清楚后，就带队到梓园暂住。由于这里是市中心，长沙常有空袭警报，约一个星期后，我分队又移住小午门外东庄。此地又名米家花园，原是谭延闿的别墅，建有亭台楼阁，金碧辉煌，被人们称为长沙第一公园，军统局局本部临时就驻在此地。

三、开赴南岳执行任务

1938 年 10 月 23 日，行营秘书处要我即率本分队开赴南岳，执行任务。我分队奉命后，分乘汽车于当天下午 4 时到达南岳，即向军统局南岳办事处报到。该办事处主任曾广勋（湖南益阳人，原任军统局国际科少将科长）对我说：“委员长（指蒋介石）马上就要到这里来了，准备安排他住圣经学校（在衡山上面，稍上一点就到半山亭）。这个地区的警卫，我们要负完全的责任，你的分队担任由市区到山上沿途警卫安全之责。你们是便衣，到处游动性地侦察监视；其他地区由罗湘负责，由他与宪警确实联系，使坏人无隙可乘。”我当即遵命照办。这个军统局南岳办事处也是以保卫蒋介石的安全为主要任务，同时接收各方发来的电文，快速送给蒋介石批阅。这虽然是个临时性组织，却也是保密的。罗湘是此地的便衣队长，兼衡山县县长，他的便衣队有队员约 200 人，多数是临澧特训班的学生，他们都配有自来得二十响手枪。宪兵五团派有宪兵一营，衡山县政府派有警察一队，这些宪警都是公开放哨的，戒备森严。我分队与办事处住在山脚下的周家圮。

四、蒋介石到达南岳

1938 年 10 月 26 日，蒋介石抵达南岳，一行数十部小轿车，他究竟坐在哪一部，谁也不知道。下车后，他下榻在圣经学校，侍从人员也住在圣经学校附近。11 月 2 日或 3 日，蒋介石召集部分高级军政人员到南岳商讨国事，我见到的有冯玉祥、汪精卫、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张治中、张群、陈布雷、戴笠等人。他们一部分住在圣经学校，其余的人住在山脚下的中国旅行社，该社为临时招待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敌机到南岳先后空袭 3 次。圣经学校附近构筑有坚固的防空洞，是为蒋介石避难而准备的。当敌机飞临南岳上空时，配置在半山亭附近的高射炮不断向敌机开火，因此敌机不敢低飞，只有一次投下 20 多枚炸弹，在山脚大庙附近和左侧 100 余米的风景林中爆炸，炸死十余人，伤二三十人，多数是机关工作人员和妇女小孩，形状极惨。这次蒋介石在南岳开会，讨论些什么问题，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事后从戴笠口中透露出一些片断消息，我所听闻的是这样：他们检讨了武汉会战失败的原因，吸取经验教训，准备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南、西北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全国的军事。同时调整战略，采取持久作战的方针，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用空间换取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转变。当时与会者都

认为长沙是守不住了，白崇禧提出等敌人进到长沙时纵火焚城，以迟滞敌之行动，国军逐步抵抗逐步后撤，即使敌人占领了长沙，也不过得到一个焦土空城。此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交张治中执行。 11 月 8 日，蒋介石离开了南岳，去向保密。

五、由南岳返回长沙

蒋介石离开南岳后，我的分队留在南岳已无必要，戴笠指示我率领分队转回长沙。9 日上午 8 时，我们由南岳分乘大小汽车北上。若按平时的行军速度，两个多小时即可到达长沙。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由长沙疏散出来的难民络绎不绝，拥挤不堪，沿途公路为之阻塞，老人扶着拐棍，妇女背着小孩，男人挑着行李或拉着装满家具的板车，哭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南下的大小汽车排出一条长龙，争先恐后向前挤，秩序混乱不堪。我们的汽车只得缓缓而行，当天下午 7 时许才到长沙，仍住于东庄军统局临时本部。这时，长沙市已呈现出萧条冷落的景象，街上的老百姓已很少了。究竟前线的战况怎么样？有的说敌人快到长沙了，有的说还在汨罗江附近激战中。传说纷纭，莫衷一是，弄得人心惶惶。当时我到高处听前方传来的枪炮声，炮声听得很清楚，机关枪声隐约可闻，判断前线距离长沙市不过百把华里，说在汨罗江激战中当比较可靠（汨罗江距离长沙市仅 100 华里）。但这前线的作战部队究竟有多少？实际的情况当然不知，只听说有杨森、张发奎、李玉堂、李默庵等部，最少不下十多万人。假使前线顶不住，最多不过两天的时间，敌人就可到达长沙。由此看来，长沙可能凶多吉少。

六、军统局加紧撤退工作

由于局势如此紧张，军统局加紧撤退人员，一批撤到湘西沅陵后转到重庆，一批撤到衡阳后再到重庆。老弱病者坐小车，其他一律坐大车。按点名的次序上车，忙到 12 日尚有约 200 名干部、眷属无车可运。最后戴笠决定这批没有车运的人，一律步行，经广西、贵州到重庆。他对这批人说：“现在既然没有车运，大家辛苦一点，体念国难时期的困难，早日离开长沙，因为情况很紧急，由秘书曾坚、交通科长胡子萍领队，到衡阳搭乘今晚最后一班火车，祝大家一路平安！”我是步行队伍中的一员，遂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七、离开长沙前夕所见

1938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4 时半，我跑到小午门火车站看看情况，见分配给军统局的车皮，上面已装满了汽油、弹药和各种公物，其他车皮也是一样。这列火车 20 多节，都是无篷的，全给军委会各部委分占了，有军令部、军训部、政治部、航空委员会、军统局等单位。这是由长沙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各部委正在紧张地装载公物。我回来时跑到市区，巡视一周，街上已看不见老百姓，只见散兵伤兵三五成群，东闯西窜，打开民房乱拿东西。街上虽然还有宪兵维持秩序，但也不加干涉，听其自由行动。 7 时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回到东庄，再到高楼上，听到前方传来的枪炮声已非常清晰，判断敌人离长沙不过三几十华里了，可能是在捞刀河一带与我军激战①。情况确实非常紧张了，我即刻下楼对同事们说：看来敌人快接近长沙了，赶快到小午门上车。大家顿时慌张起来，即刻动身，到了火车站，爬上装满公物的车厢，等候各部委装好公物后开车。时间到了晚上12时左右，仍没有动静，于是派人到车站催促即刻开车。但由于这趟列车装载过重，机车试开几次都开不动。怎么办呢？与车站负责人商量的结果，只有多加一个车头，但长沙火车站已无车头可派，只得打电话到株洲车站调来。

八、长沙起火和车站混乱的情况

13日凌晨1时30分左右，长沙天心阁起火了，一条火柱直冲云霄，人们大喊："长沙起火了！"同时见到戴警备司令部袖章的军人和宪兵警察等，提着火灶火油，有些手上拿着打火机，来去匆匆，这些人大概是放火者了。天心阁先起火②，是因为地势高，长沙附近都可以看得到，这分明是放火的信号。刹时长沙市到处都起火了。这列火车停在小午门车站，前面的大火已挡住去路。由于浏阳门外风很大，将火焰吹过西侧，把民房又燃烧起来，很快铁路两旁已是一片火海。此时在车站或在车上的人，无不惊恐万状，喊叫哭骂之声到处皆是。我们都认为这次不为敌人所俘，也必被大火烧死。情况如此紧急，秩序更加混乱，难民伤兵强蛮地挤上车，车上的人也无法制止，根本也不可能制止，所以每节车厢里都是人压人，挤得水泄不通。有一个上校军官，搀扶着他有病的爱人，要求搭上我们的车厢，我说你挤得上就上吧。情景如此凄凉，令人不胜心酸。当时我要到车站商讨开车的问题，那位上校是否挤得上车，也就不知道了。

九、由火海中冲出

由株洲调来的火车头，在未起火前已经到达，开始两个车头都放在前面，试开几次还是开不动，于是建议把一个车头调到后面，前拉后顶，试看开动开不动，结果列车开动了。车上的人无不欢天喜地，我回头看看车站，尚有不少的人，因挤不上车，破口大骂，以泄胸中之愤；一些可怜的伤兵无法上车，见火车驶行，就在地上打滚，伤心地痛哭。此种悲惨情景，车上不少人都洒下了同情之泪！火车快驶近起火之处时，几只军号不断地吹奏冲锋号。有些火焰已接近车厢，幸亏事前大家将棉被打开，盖在汽油和弹药箱上，才避免了意外事故的发生。四五分钟后，火车才驶出危险地带，虽然有些人的眉毛头发都被烧焦了，但大家都拍手称庆，幸得生还。13日凌晨5时许火车才到达第一站猴子石。

①② 据湖南省政协文史委编《长沙大火》所载潘公展（时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许权（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史说（时任湖南省政府行署参谋处副处长）等多人回忆，均谓当时日军尚在200里外的汨罗江北岸，首先起火处是在城南而不是天心阁。

十、几经险阻到衡阳

火车在猴子石暂停，不久天已微明，忽闻飞机声，抬头见有一架敌机飞临上空，离地面不过 100 余米，盘旋侦察。因车上有不少难民，也许敌机误认为是难民车，只用机关枪略加扫射，即向前飞去。为了避免敌机的空袭，火车暂时停开。果然不到半小时，第二批敌机又到了，但不停地继续南飞，以轰炸株洲。当时我回望长沙，好似一个漫无边际的大火海，烟雾迷漫，火光冲天。此情此景，令人惊心动魄。这时车上的人已饥渴不堪，附近又无村庄，见到农民的几块红薯地，大家便纷纷去挖红薯充饥，红薯没了就吃红薯叶和藤，真是饥不择食。由于前面的铁路，有些被敌机炸坏，正在抢修， 14 日火车才开到田心站。当时，谁也不知道有些上不了火车的难民偷偷地用木板搭在车底的支架上，人爬在木板上，因火车调动倒退，冲击过大，木板上的难民有 4 个掉下来，当场被辗毙，死状极惨。15 日火车到达株洲，因株洲的部分铁路也被敌机炸坏，火车续开续停，16 日才到达衡阳。总算脱离险境，幸获平安。

十一、中央社发出湘北大捷的战报

11 月 17 日，我们在衡阳，听到中央社发出的战报：湘北我军大捷！喜讯传来，人们无不笑逐颜开，奔走相告，顿时衡阳市鞭炮齐鸣，以示祝贺。中央社发出这个消息，确实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想不到长沙会转危为安！中央社的这一捷报，当时起了相当的作用，暂时安定了民心，振奋了士气，我也信之不疑。我听说这次大捷军统出力不小。当时军统受命在岳阳附近破坏铁路，阻滞敌之增援部队，配合我军的反攻。戴笠奉命后，立即选派临澧特训班学生谭扬波等 10 人，组成敢死队，并派工兵爆破技术人员马振中为指导，携带 200 斤黄色炸药，配给自来得手枪一支，于 11 月 8 日由长沙出发，次日到达岳阳附近地区。经过侦察地形，大家研究决定，爆破地区选在湖滨和麻塘一带为适当，这里是丘陵地带，有几条小路，易于行动。敢死队将所带的 200 斤黄色炸药分三处埋置于枕木之下，每处距离五六十米，待敌之车头驶入第三个炸药埋置点时，才开始爆破，用一个 B 电池引爆。在炸药埋置就绪后，派两人负责爆破，一人担任观测，其余的人伏在附近，爆破后掩护安全撤退。因为白天敌人戒备很严，铁路两侧附近的山岭，敌人都设有岗哨，见人接近铁路就开枪射击，只能利用夜间，才容易接近铁路。到了 11 日晚，满天乌云，兼有小雨，伸手不见五指。时机已经到来，敢死队即行出发。因为队员多数是岳阳附近的人，地理形势非常熟悉，且得本地人的协助，对敌人的动态已经掌握。敢死队接近敌哨时，匍匐前进，敌人始终没有发觉，敢死队顺利地接近铁路。除派一人担任望哨外，其他的人分三组紧张地工作。约半小时后，炸药已经埋好，但尚未装好导火线，忽闻岳阳方向有火车驶来，敢死队及时向后隐蔽。很快，列车已经到达爆破地区，由于导火线尚未接好，无法爆炸，只见几节车厢在前面，火车头在后面，当时敢死队意识到这是压道车，车厢所装的可能是石子。这列车向汨罗方向开去了，敢死队马上装好导火线，以待敌列车再次到来。这列压道车放出“呜呜”的汽笛

声，也许是敌人的联络信号，似乎告诉岳阳方面的敌人：前面的铁路没有问题。果然，岳阳方面的火车同时也放出一声长汽笛声，不到十分钟，敌列车开来了。两个执行爆破的队员，隐蔽在离铁路 100 余米小沟的石桥下，待敌列车驶进预炸地带，我队员猛地拉动导火线，只见列车下面三处同时发出强烈的火光，爆炸之声震耳欲聋，山摇地动，列车四散飞腾，头部车厢竟飞起 10 余米高。这一爆炸，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顿时附近的敌军和岗哨盲目地用机枪到处扫射。 12 日凌晨 1 时左右，敢死队全部安全撤退，到预定的地点集合，完成了爆破任务。12 日天明后，敌派出几支部队，向铁路两侧搜索，见人就开枪射击，但附近的老百姓已逃避一空。据事后调查得知，此次被炸的列车，装运的是敌之一个化学兵团，由池田少将率领，增援湘北的敌军作战，官兵共 2000 余人，全被炸死。炸坑三处连成一片，长 200 余米，宽 70 余米，深 30 余米。这条铁路即使抢修，最少也需要十天半月。敌列车被炸后，敌人由岳阳方面抓来不少老百姓，搬运敌军尸体。这时前线的敌人已到了捞刀河，我军受到很大压力，敌军也认为攻占长沙已无问题。就在此关键时刻，敌化学兵团全部被我炸毁，且铁路受到很严重的破坏，交通阻断，迟滞了敌之增援和前线弹药给养等的补给，形成远水难救近火之势。而敌军深入长沙，唯恐被我军围歼，从利害得失上分析，自动安全撤退乃属上策。因此敌人到捞刀河以后，变更了作战计划，逐步抵抗，逐步后撤，造成我军的有利形势。当时我军前线的一些高级指挥官，都被弄得莫明其妙，敌人来势如此凶猛，为什么后撤？敌人退到新墙河以北后，与我追击部队保持对峙状态，湘北第一次会战暂告结束。后来敌人的广播说，池田少将是在随枣会战中阵亡的，不敢承认其在湘北被炸毙。因为这次爆破的成功，蒋介石对戴笠和参加爆破的人，殊多嘉勉，并给予 5 万银元的奖金。以上这些情况是谭扬波亲口对我说的，后来我再问马振中，证实谭所说的话并非虚构。

（1981 年）

第三十集团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

刘 识 非*

一、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

会战前敌军动态

1939年8月初旬以来，华中日军将南昌方面陆海军主力，逐渐转移到粤汉路北段，军事重心已由赣北转移到湘北。原在武汉和湘北、鄂南之敌，亦调动频繁，在湘北、鄂南地区集结10余万人。据报，敌酋冈村宁次有由武汉到湘北指挥之说。

长官部的作战部署

根据日军动态，第九战区长官部（司令长官陈诚，由副长官薛岳代行职权），立即调动部队，准备应战。其部署如下：

（1）以关麟徵集团控置于平江、岳阳间山地，向敌进行阻击。

（2）以卢汉集团之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固守汨罗江防线，必要时含尾侧击敌军，策应关麟徵部作战。以杨森集团之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置于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间，侧击平江、浏阳方面敌军。

（3）以直属之第四军（军长欧震）、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第七十军（军长李觉）等部，固守长沙外围浏阳河、捞刀河阵地。

（4）以王陵基之第三十集团军（并指挥第八军）固守修水、武宁间阵地，并抽出有力部队，策应各方面作战。

（5）以罗卓英集团、卢汉集团大部，严密监视南昌方面之敌，多方予以牵制性打击，不使其转用于湘北方面，并相机收复南昌城。

第三十集团军作战经过

战斗前态势　武宁战役结束后，即一面加紧整补，一面调整部署：

以第七十八军担任烟港附近修江南北两岸既设阵地的守备，同时对侵占武宁城之敌采取攻势行动。

以第八军占领石艮山——九宫山之线，准备同阳（新）通（山）公路各据点之敌作战。

总部同第七十二军在修水城附近，加紧整训，准备作战。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集团军第七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长。

战斗经过概述　9月初，华中日军以主力沿粤汉线、以一部沿长（沙）武（昌）公路分向长沙进犯。同时南昌方面之敌以主力向上高方面进犯。罗卓英告急。

长官部以上高方面兵力空虚危急，电令第七十二军驰援上高。该军遵令行动。

进犯长沙方面之日军约10万人，由于所有道路桥梁早已被破坏，敌军重炮、辎重等运动困难，诸兵种协同作战极为不便。敌军在进犯中，经该方面我军予以堵击、夹击、尾击后，攻势遭受挫折，伤亡损耗颇大，遂将其主力转由长武公路东西地区回窜，以一个旅团向修水方面突进，在渣津（修水城西约40公里）附近同杨森集团之第二十军激战。总部为支援杨军并确实掩护修水城，急令第七十八军之新十六师驰援渣津。该师在渣津以东即同敌接触，敌以主力从该师右侧包围攻击，该师不支后退，修水城陷入敌手。

第七十二军驰援上高，尚在途中。总部得悉上高方面已不紧急，遂急电第七十二军迅速折返，向修水以东之三都前进，协同第八军克复修水城。

此时武宁日军，亦向第七十八军阵地进攻，经该军之新十三师奋勇应战，将敌击溃，敌窜回武宁，龟缩不出。

日军侵占修水之际，其主力已沿长武公路地区向武汉撤退。当第七十二军反攻修水时，盘踞该城敌军，顽固抵抗。经该军同第八军之第三师一昼夜的猛攻，敌伤亡颇大，被迫向北撤去，修水城遂告克复。

二、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

会战前敌我动态

敌军动态　侵占箬溪附近修江南北两岸之日军，约一个大队；阳新方面有日军第十七混成旅团所属一个大队（编制较大，一般为四五个步兵中队，重机枪、炮兵各一中队）；通山方面有日军第四十师团之一个联队。

各方面的日军，都配属一部分伪军，分别驻守要点，经常派出小部队向我游击，有时同我方游击队遭遇，发生短时间战斗。

我军态势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李默庵）所属部队，在长江南岸湘鄂赣边区活动，主要是对付新四军。

第七十八军之新十三师在武宁城东端固守修水南北两岸阵地，经常派出小部队向日军后方游击。该师并奉命派出一个团，配属军部工兵营，编为第七十八军攻击队，进入敌后，进行袭击和破坏敌交通通讯。军部和新十六师，在浬溪附近整训。

第七十二军之第三十四师，占领石艮山——九宫山阵地，与阳通公路各据点之日军对峙；该师并派出一个团配属军部工兵营编为第七十二军攻击队，进入敌后，任务同第七十八军攻击队。军部和新十五师在九宫山南整训。

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和直属之两个野补团在修水附近。

会战经过概述

1941年9月初，第九战区长官部（时薛岳任司令长官）通知：侵华日军正在武昌

附近集结约四五万人，有再度发动以长沙为中心攻势的征候。旋奉长官部指示：李默庵所部仍积极执行原任务，务将长江以南新四军部队彻底消灭；第七十二军即向阳通公路各据点及通山城附近之日军佯攻，牵制该敌转用于长沙方面。

总部奉到长官部这个电令后，立即转令各部队，并作扼要指示，饬其立刻积极行动。第七十二军奉到佯攻命令后，以第三十四师之一部向阳通公路各据点之敌攻击，以新十五师向通山城附近之敌攻击。为了确实达到牵制目的，在战斗中，我官兵勇敢冲杀，敌虽凭坚险工事顽固固守，但我攻击仍有进展，克复一些小据点，并有一部进到通山城郊。总部负责作战的参谋建议：新十五师可乘有利形势，克复通山城，截断鄂南敌东西方面交通，进一步向崇阳方面进攻，更有利于长沙方面作战。但王陵基认为照长官部指示办就是，战斗遂形成胶着。

侵占武昌附近之日军，沿粤汉路向长沙进犯，据长官部通报有六七万人。但就笔者当时看来，进犯敌军可能要少得多。首先敌军只在一条路线进犯，在敌可利用的大小道路均被破坏的情况下，不可能使用这样大的兵力，也未见敌机的活动，且我友邻部队战斗情况并不激烈。估计可能是窜扰“扫荡”性质。

第七十二军同通山地区之日军相持间，忽接长官部电令，要该军停止向通山之敌攻击，立即转用于平江附近，并指示愈快愈好。之前，王陵基奉蒋介石电令到重庆述职去了，由参谋长宋相成代行其职务。

总部根据长官部电令，分析了集团军当面的敌情，决定先把第七十二军抽走，尔后再派部队向通山方面严密戒备。当即令第七十二军以有力之一部，掩护该军右侧背；主力直趋渣津，沿朱溪厂、长寿街兼程向平江前进；该军辎重部队则沿修水、平江大道前进。宋相成认为对第七十二军来说这个电令太限制了，遂将原指定第七十二军各纵队所经道路改为该军可取适宜路线赶到平江。但参谋人员认为根据该军长韩全朴的个性，以具体指示为宜，否则恐将贻误战机。结果，正如所料，该军先把部队撤下集结休整。宋乃批示照原指定该军行动路线立即行动。这个电令下达后，韩全朴极为不满，大骂总部负责作战的参谋人员，拿小鞋给他穿。虽经具体解释，仍余怒未息。但限于命令，该军勉强行动，但已迟误了将近两天。

旋奉长官部严令斥责该军行动迟缓，并指出：如能按时赶到平江，保持战略要地，则是此次会战功臣；如迟误致使平江失守，则是罪魁！韩全朴在途中接到这个电令后，大为震恐，立即挑选精壮官兵 1000 余人，亲自率领，星夜赶向平江。事后听说敌 1000 余人，距平江只有约 10 公里，闻第七十二军全军到达，乃改向西南窜走。第七十二军到达平江后，并未参加战斗。不久，这次会战即告结束。

第二次南岳会议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南岳召集第九战区及其他相关战区的高级军官会议。在会议中，枪毙了部队纪律较差而自己又离开部队跑回衡阳度密月的师长廖龄奇。事后听说廖之死与薛岳对他的不满有关。

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爱浮夸，信口说话，动辄伤人，如称蒋介石是蒋二娃，说陈诚是蒋同母不同父的弟弟，指挥部队根本不行等。在当时特务遍布的情况下，可能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已传入蒋、陈耳里。蒋介石在会上对第七十二军的行动，追问特别严峻，韩窘急万状，不知所对。王陵基向薛岳示意，请其缓颊。薛乃起立说：第七十二军在此次会战中，是完成任务的。蒋始未再加追诘。

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次长身份讲话说：“敌军此次窜犯，是自来自去。”这就否定了薛岳自称是打了大胜仗的宣传。薛对白的讲评感到很恼火，曾向蒋介石连续递辞职报告，并愤恨地说：“再干，我就不是人！”经过劝说，蒋介石批了“慰留”两个字。

三、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

战前敌我态势

敌军动态。武宁方面修江北岸之箬溪附近有日军约一个中队，南岸有伪军一个中队。该日伪军不时派出小部队向我方游击抢劫；阳新、通山方面，各个据点都有日伪军一部驻守；敌后方广大地区在要点上都部署有部队，主要是对付新四军第五师之张体学旅。

我军态势。第三十集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将部队部署作如下调整：

（1）第七十二军之第三十四师，以一个团驻守武宁城修水南北两岸，并经常派出小部队前进 10～15 公里埋伏，袭击日伪游击部队；以一个团驻守石艮山、九宫山北麓，对付阳通公路各据点之敌；师部率一个团位于浬溪附近。

（2）第七十二军军部同该军之新十五师，集结于修水城附近整训。

（3）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部所属部队（第九十九军已调走）积极执行原任务。

（4）第七十八军驻渣津附近整训。

（5）总部和直属部队在修水附近整训。

参加会战经过

1941 年 12 月初，根据军令部和长官部通报，武昌地区集结日军共十余万人，有向第九战区窜犯之模样。

旋奉长官部电令：侵华日军 10 余万人，正沿粤汉路向长沙地区进犯。其海军部队，已进入洞庭湖活动。

第三十集团军李默庵所部，仍积极执行原任务。该集团军除以有力部队留置于武宁、修水地区担任守备外，总部率主力参加长沙方面会战，总部指挥所进驻平江附近。

总部接上级命令后，即令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指挥第三十四师，担任武宁、修水地区守备；新十五师和第七十八军随总部参加长沙方面会战。

长沙方面战斗。总部指挥所到达平江附近后，长官部令直属之第三十七军受其指挥，当时该军正在福临铺地区同敌一部战斗。

旋奉长官部指示，日军主力已逼近长沙附近，各部队应立即击破当面之敌，向逼近长沙之敌军进行球心作战，聚歼其主力。

薛岳还发出遗嘱电报，大意是他一定与长沙共存亡，如司令长官战死，即以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代行。除上报委座（指蒋介石）外，并转告所部知照。事后得知敌军窜过

汨罗江时，长官部已迁至某地隐蔽，长沙早已成为空城一座。

总部当时对于窜犯的日军，实际有多少？如何进犯？主力在哪方面？在什么地区同我军哪些部队作战？情况不明。原在平江以北新墙河南岸之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所部之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等，据悉尚在汨罗江南北两岸同敌一部战斗，战况并不激烈。但基于长官部指示向长沙围攻，即令第三十七军、第七十八军分成两翼队：第三十七军在右，第七十八军在左，沿平江长沙公路向长沙进行球心攻击，聚歼敌军主力。

两翼队向长沙进攻，除右翼队当面有较大之战斗外，左翼队则只同少数敌军接触，敌军并未作激烈之抵抗，即向西北方向撤退。两翼队先头部队进至距长沙 15～20 公里时，得知友军（番号不明）在长沙附近同 1000 余敌军战斗。敌军主力何时由何地撤至何处，不得而知，总部参谋处即提出如下意见具申：

窜犯长沙之敌，鉴于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力，向长沙进行球心攻击，敌军不敢再事突击和顽抗，刻下似只残置少数部队于长沙附近，引诱我军，而迅速秘密将其主力转移于长沙东北山区，隐蔽集结，退出内线作战苦境。俟我军进至长沙附近，再从我右侧背压下，企图予我以歼灭性打击。如果敌军因战斗不利，已真正撤退，我军主力进至长沙，既无战果，反而迟滞尔后追击之任务。因此，可将右翼队即作梯次配置，重点保持于右翼，逐渐转向北侧；左翼队应即转为战备行军态势，准备向北退之敌追击。

王陵基采纳了这个意见，即令各部队照办。当时敌我实际情况，具不明确，所提意见，只不过是作战术上适当处置而已。

旋得悉长沙附近之少数日军亦已沿粤汉路向北撤退，集团军当面已无明显敌情，总部即决心以第七十八军向平江以北行超越追击；第三十七军速将福临铺地区之散敌肃清后，即集结于福临铺附近待命。以上处置，并报长官部核备。

第七十八军向平江以北行超越追击，通过平江后，尚未发现敌踪。而原在平江西北至粤汉路间截击敌军之第二十七集团军部队，闻已集结待命，总部即令第七十八军在平江东北端集结待命。

在此期间，杨森几个亲信幕僚，轻装来到总部同王陵基会晤，双方幕僚亦欢聚恰谈尔后如何紧密联系。

两日后，奉长官部电令：此次会战，各军机动勇敢，予敌以巨大打击，敌已向武汉溃退，会战胜利结束，各部队即回原防整训。第三十七军仍归长官部直辖。此时已是 1942 年 1 月初了。

修水、武宁方面战斗。当我集团军主力正向长沙附近行球心攻击时，留置于武宁、修水地区担任守备之第七十二军军部和该军之第三十四师，受到箬溪附近日伪军的窜扰。武宁方面守军节节后退，军、师部均报称有日、伪军各 1000 余人，向守备武宁部队进攻，第三十四师不能支持等语。

总部参谋处基于全局情况判断箬溪附近日伪军，不可能有较多增强，可能仅以原有兵力，向武宁窜扰，系牵制性质。由于第三十四师之撤退，该部日伪军遂乘机突进。于是，建议严令该师立即集结主力，首先将沿修水北岸进犯之敌歼灭，然后再歼灭南岸之敌伪军（南岸固守较易），恢复原守备地区。

王陵基除严令第七十二军军部和第三十四师遵照上级意见办理外，还恐该师继续后退，修水有失，不仅面子攸关，而且全集团军官佐家属及库存粮弹被服，均不能保。因此，又令第七十八军之新十三师第三十八团并指挥总部直辖之野补第二团，星夜兼程赶赴修水增援。但第三十四师并未照总部指示进行战斗，仍不断后退，致少数日伪军轻易窜入修水地境。

由平江前线抽调回修水之增援部队，赶到修水后，得悉沿修水两岸向西窜扰之敌，距修水城尚有 10～15 公里，即折返箬溪，但沿途居民，损失颇大，责难频繁。

战后检讨会议

会战结束后，奉军委会和长官部电令，均指出此次日军以 10 万之众，向长沙进犯，我各部队官兵用命，行动敏捷，战斗勇敢，不仅击破敌之狂妄企图，更予敌以严重打击，国家幸甚，人民幸甚，盟国亦大为振奋。应即论功行赏，希即将有功人员，报请奖叙。并定名这次会战为“第三次长沙会战”。

王陵基一面核报有功人员，一面又感到武宁、修水地区的失败可耻，特别是长官部在该方面活动之特工人员，证实窜犯日伪军总数不过四五百人，这使王陵基更感难堪，遂下令总部在渣津召集第七十二、七十八两军暨总部直属部队营长以上军官，进行检讨。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第三十四师师长陈良基在汇报战斗经过时支吾其词，矛盾丛生，不能自圆其说。王陵基大为震怒地说：“这次失败，以一师之众，被四五百日伪军打得望风而逃，还不执行总部命令，致使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几乎影响整个战局，使我这个副司令长官兼总司令下不了台！”最后，给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以免职处分，将第三十四师师长陈良基撤职查办，担任武宁方面守备的那个团的团长撤职严办。

（1979 年 8 月）

第三次长沙会战龟山之役

陈　沛 *

一、敌我作战部署

第三次长沙会战龟山之役起始时间为 1941 年 12 月 24 日至 1942 年 1月 10 日。战斗地点主要在湖南省汨罗江及龟山一带。我军战斗序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所辖之第三十七军，中将军长陈沛，中将副军长罗奇。该军辖陆军第六十师，师长董煜；第九十五师，师长罗奇（兼）；第一四〇师，师长李棠。

敌在第一、二次长沙会战失败之后，在鄂南一带集结强大兵力，妄图再举。12 月 24 日发动攻击，击破我第二十军新墙河南北两岸阵地，并强渡新墙河，随于 27 日拂晓，攻击本军汨罗江、新市、伍公市、长乐街、浯口之既设阵地。

薛岳以湘北形势，策定战略指导方针为“天炉战”。“天炉战”为“口袋战术”之代名。本军奉令固守“天炉门”，即自归义（不含）、新市、伍公市、长乐街至浯口（含）之主阵地，迎头痛击南犯之敌，极力固守；予敌以重创后，相机开放“天炉门”，向右侧翼转进，占领侧翼阵地，形成长沙核心之外围，诱敌南进；俟长沙核心猛力迎击，待敌攻势顿挫之际，即向敌之左侧后转移攻势，与长沙核心互相呼应，夹击南犯之敌而聚歼之。

本军以第六十师占领浯口（含）一清江口一长乐街一自由桥一颜家铺一伍公市（不含）第九十五师占领伍公市(含)一新市一骆公桥一归义(不含)之主阵地 第一四〇师控置于金丹地区为总预备队，军部及直属部队位置于将军霸附近。

利用汨罗江为天然障碍，江北设置坚强据点，江南构筑强固阵地。两次会战，三年时间，已成铜墙铁壁。以少数兵力守阵，控制主力，机动运用。

二、作战经过

本军当面之敌为第三、四、六师团及第十一独立旅团各部，于 24 日越过新墙河之线，经我大云山之友军侧击及我军之前进部队逐次抵抗，前进迟滞。26 日 15 时，敌之先头部队，进抵汨罗江以北地区，与我第九十五师前进部队接触。17 时，我长乐街方面第六十师之前进部队，亦与敌之先头部队接触。我即命各师严阵以待。敌 27 日 5 时先行猛烈炮击，拂晓后敌主力在 8 架敌机掩护下，向我泪水主阵地作全面攻击，战斗至

* 作者当时系第三十七军中将军长。

为激烈。我官兵沉着应战，迎头痛击，战斗竟日，敌难越雷池一步。 28 日 6 时，敌军在飞机 12 架、战车 8 辆掩护下，猛力进攻。我官兵奋不顾身，沉着抵抗，苦战撑持。迄是日 17 时，我第九十五师被敌越过新市以东之骆家桥，第六十师长乐街之西南侧亦被敌突破一部，激战两日，已予敌重创，乃报告薛岳按预定计划向右侧翼转进，占领新阵地，相机侧击敌人。28 日 18 时，令我左翼第九十五师以一部逐次抵抗，主力转进至栗山巷一检市厂一长岭一飘风山之预定阵地线，侧击南进之敌，并与六十师切取联系；我右翼第六十师，以一部逐次抵抗，主力同时转进至清江口一乌石尖一马头岭一兴隆山之预定阵地线，相机侧击南进之敌。

18 时奉薛岳命令：“新墙河之敌，已进至新开市，该军即派第一四○师，星夜出发，限 29 日黎明到达新开市，协力第九十二师，攻击进犯之敌。”我当即转饬第一四○师师长李棠，立即遵令出发。该师随即挺进岳阳，袭击敌后。

22 时奉薛岳电话指示：“敌已越过汨罗江积极南进，该军应即转进至金井东南地区，准备侧击南进敌之左侧背。”本人深感正面受敌压迫，转进金井东南地区较远，掩护转进困难，且金井东南地区无良好地形利用，恐敌追击压力大，不易立足，失却尔后侧击之作用。但金井东南地区，距敌南进路线较远（20 余里），位置在敌侧，转进后行动自如、安全，伸缩性亦较大，若就近进据此地区之龟山，位置敌后，尔后虽艰险，但转进容易，且有利于攻击敌后。权衡轻重，毅然下定决心，立即电话报告薛岳，申述权衡之轻重，建议本军可否改为进据龟山，当蒙采纳，且获嘉许。遂作如下之新部署：

（一）以迅速之行动，星夜将位置于将军霸之直属部队，进据龟山，并以龟山附近连山地带为中心，作为长沙核心之外围。

（二）第九十五师即进占龟山东西地区，准备攻击敌后。

（三）限各部队于 29 日拂晓前完成新部署。

29 日 6 时，敌继续南进，误认本军转进金井，乃以第四十师团，直扑金井，企图击退本军，以解除其侧背威胁。然此一行动，立即予我军由龟山侧击之好机，我第九十五师与第六十师以居高临下之优势地形予敌痛击。若非敌之空军掩护得力，诚为歼敌之良机。

敌以所图未逞，即退据金家坳、桂峰尖、金华山、双华尖、仙姑殿、邹家岭之线，阻止我军之攻击，企图掩护其左侧背。在此一线之战斗，以第六十师之攻夺仙姑殿最为壮烈。因此一弹丸之小峰庙宇，系乎彼此尔后之得失，非常重要；而桂峰尖，则为第九十五师之攻击重点，其战斗更为猛烈。

30 日，敌之第四十师团继续增加，企图确保桂峰尖、仙姑殿之线，以掩护其左侧背之安全。我亦抽调预备队向该线继续增强攻击。

以夺取长沙为攻击目标之敌，迄 31 日晨，大部已通过福临铺、栗桥、三姐桥，迄黄昏已进抵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之春华山、枫林港、石子铺一带。长沙核心之战，近迫眉睫。

1942 年 1 月 1 日晨，敌第三、四、六师团，开始向长沙外廓阵地攻击。连日激战，叠受我第十军守城部队迎头痛击，及岳麓山强大炮兵之压制。同时本军在龟山外围积极向桂峰尖、仙姑殿施行猛力攻击，发挥我外围与核心互相呼应之功能，形成南北夹击之

态势，予敌背后之威胁极大，并因敌补给线已被我第一四○师截断，敌已成强弩之末，呈退却模样。

1月4日，接奉薛岳全线反攻命令。其命令要旨如下：第四军、第十军、第七十三军自长沙由南向北，第七十八军自永安由东向西，第九十九军由长沙西北向东南，第三十七军则自龟山由东北向西南，作全力反攻，聚歼北退之敌。

本军奉命后，即加强攻击，经两昼夜之激烈战斗，于6日黄昏占领桂峰尖、仙姑殿一带，敌退守飘风山、影珠山之线。其时敌进犯长沙之主力，已经栗桥方面，退过新开市以北地区，我友军衔尾节节追击，以扩大战果。本军之追击部署如下：

（一）第六十师集全力攻击飘风山，一举摧破之，向西北追击，右与我第九十五师切取联络。

（二）第九十五师集全力攻击影珠山，一举摧破之，向西北追击，左与我第六十师切取联络。

（三）令第一四○师适机截击向北逃窜之敌。

（四）我率军直属部队进至检市厂。

我罗、董两师，激战至7日18时。飘风山、影珠山敌之第四十师团在飞机、战车掩护下，负隅顽抗。因察敌确保该地带，为掩护退却之屏障，复令罗、董两师不惜牺牲加强攻击。几经肉搏，反复冲杀，战斗至9日13时，始将该敌击溃。其时敌之主力已退至新桥及其东北地区，而追击之友军尚未取得联络，即命罗、董两师衔尾追击。10日15时，敌军在飞机12架掩护下，全部退越汨罗江。是役我虽未能将敌歼灭，但已予敌以重创。

三、敌我伤亡情况

是役战斗迄1月10日追击终止，共计毙敌第六师团之联队长友成敏一及其他军官28员、敌兵1000余，俘敌军官13员、敌兵100余名、马100余匹，武器弹药等军用品甚多。据敌俘称，其两个旅团长均负伤。此为本军自参加抗战以来，战果最丰硕之一次。

本军第九十五师二八四团团长黄红率部攻击桂峰尖，在几将敌指挥官俘获时，因勇敢前进而暴露目标，被敌机扫射阵亡；第六十师三六○团团长张巩率部攻击仙姑殿，几番肉搏冲锋，虽身负重伤，仍裹伤力战。其他各级军官参与肉搏，奋勇杀敌者尚有多人，不能一一枚举。惟敌机肆虐，战斗激烈，伤亡重大，共负伤官长42人，阵亡28人；负伤士兵536人，阵亡248人。

此役胜利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传令嘉奖本军，并对有功人员分别叙奖。司令长官薛岳对本军作战有功人员亦传令嘉奖，并赏银洋5万元。

（1985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